說類卷之二十

文事部六

句讀

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幼在禮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强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人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律文言黃幼丁實取此雲麓漫抄

字義

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祴夏儀禮作陔字則陔通於祴且辰窮於亥是戒之時也　泊宅編

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易巽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二字甚奇　搜採異聞錄

韓退之詩云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眞贋廣韻及字書云贋五晏切注僞物也東坡嶺外詩云茯苓無人採千歲化虎魄我豈無長鑱眞贋苦難識韓非子曰齊伐魯索鑱鼎魯以其贋往齊曰鴈也魯曰眞也古乃以鴈爲贋

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國初藏名書畫最多真蹟今猶有為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為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疑滯間亦有僞本如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為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勒於州廨為潭本絳本雜以五代近世人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於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為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為續法帖十卷字多作燾體又每下矣 石林燕語

草書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録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冷齋夜話

篆字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先生之藝久矣願見筆法以爲模式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即令洗墨濡毫其一縱横各作十九畫成一棋局其

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眞鴈人必笑也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者惟打
字爾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
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盖有搥撾作擊之義也至
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
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
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
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
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耿以
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爲

是不知因何轉爲丁雅也　歸田錄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堦爲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夢溪筆談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遶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兀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眼爲阿堵中皆非是

蓋此兩堵同一意也然去有兩音一丘據反乃去來之去世常從此音非也當作口舉反韻畧云撤也然此義亦非也蘇武掘鼠所去草實而食之乃鼠所藏者也蓋衍之意以謂此錢不當置於此當屏藏之於他處也 嬾眞子

荆公字解妙字云爲少爲女爲無妄少女即不以外傷內者也人多以此言爲質殊不知此乃郭象語也莊子云綽約若處子注云處子不以外傷內公之言蓋出於此 嬾眞子

楚辭云餐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詩有訪落落英

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治爲亂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憮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萌 鶴林玉露

俗諺以人語煩數者曰嘶盖嘖也音贊 荀子問一以生二謂之嘖註云嘖即讚字謂以言强贊助也 癸辛雜識

匡衡好學精力絶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盖言其於講說能使人喜而至於解頤也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謂兠不上下頦即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解頤而卒又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喜則氣緩能令人脫頤信非戲語也 癸辛雜識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鄙所居最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嘷故其閭閻吝嗇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即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以鄙是也

漢書禮樂志有曳阿錫云者如淳解阿爲細繒錫爲細布而不知其所以爲繒之故考之水經註有云東阿縣出佳繒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阿縞之衣也是

知縉出於阿卽目縉爲阿正猶龜出於蔡卽目龜爲蔡驢出於衛卽目驢爲衛紙出於剡卽目紙爲剡也物固有以地爲氏者歟

禮記論語中束脩脩脯也十脡爲束禮物雖微足以爲贄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註云束帶脩飾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晉荀羨擒賈堅責其不降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皆檢束脩飭之義與論語之意不同

曲禮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古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人皆以右取之也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黄幾復解莊子消揺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氷消雖耗而不竭其本揺者如舟行水外雖動而不傷其内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眞泠遺命也出莊子山木篇桑雽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注泠曉也謂以眞道曉語禹也

讐書

劉向別錄云讐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抑若怨家故曰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適偶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掉磬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爭爲掉磬徒弔反

今文語辭揭來聿來不知所始按楚辭車既駕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揭去也又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于鮪水曰西伯揭去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揭何也若然則揭之爲言盍也若以鮮楚辭則謂車既駕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揭來者亦謂盍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註劉

向七言曰揭來歸耕未自疎顔延年秋胡妻詩曰揭來空復辭義皆謂盍來始通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稱文王眼如望羊注引王肅曰望羊視也而不言其義按漢書注鄭玄謂羊畜之遠視者也以此言之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也孫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二字諸家之註皆欠明白按詩大明篇注傳曰天子造舟諸侯比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曰方舟並兩船特舟单船方馬之義當與方舟同蓋並縛其馬使不得動之義耳又方比並也止也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毋墓已壞削實

逵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併當去聲二字俗訓收拾然晋已有此言按世説長豫與丞相語嘗以謹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爲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奩封而不忍開

漢成帝詔營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培高爲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

前漢鮑宣傳注持時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巳持時如今報時是巳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

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補註謂不㝛客之舍爲里區㝛客之舍爲謁舍

畫家有罨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罨畫溪然其字當用[illegible]若罨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最得字義

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舂寶釵碎蓋謂水碓舂寶釵乃糯米之名

言類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得五斗爲粲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字從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

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道書以一卷爲一[illegible]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須臾瞬息傾刻皆不久之辭人所常言與釋氏一彈指

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詳按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栗多三十牟呼栗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譯為一念一怛刹那譯為一瞬六十怛刹那為一息一息一呼一吸也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譯為一須臾是三十息為一須臾也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是六十萬念八千瞬為一須臾也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凡二十四萬瞬四百八十萬念須臾猶斯須也頃刻者一刻之頃

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遇嫁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仲春二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而不禁奔者謂不備禮也若以淫奔例解之則大失先王之意矣

滑稽灸轂子曰滑稽轉注之器也若今人以一器物底下穿孔注之不已亦若漏卮之類以類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辨捷之人爲滑稽

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

或問貧窮字義曰荀卿書有言矣仁義之於人也譬之

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醇酒毋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熏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曰醝曰醙白酒也曰釀曰醞造酒也買之曰沽當肆曰壚釀之再亦曰醙漉酒曰釃酒之清曰醥厚曰醲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釂使酒曰酗甚亂曰醟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酲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獨酌不酬曰醮出錢共飲曰醵賜民共飲曰酺
初至嵊縣問嵊字之意一庠生云四山爲嵊如四馬四

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所出不知也考之縣誌
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蘄州志齊張稷爲剡令至嵊亭
生子因名嵊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
古人耳

鶱騫二字音義訓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
腹縶又虧也禮部韻略列於下平聲二仙中鶱虛言切
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
爲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閔損字
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
義則渙然矣

字體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宣政閒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却無口耳王林詞屈罵之幾辱命彼之大臣云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備牒奏上朝廷一時爲之降黜後以其罵虜進用至中書侍郎雲麓漫抄

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曰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老學庵筆記

字說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爲无蓋東南爲春夏陽之物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鶴林玉露

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耜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數相從爲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中試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

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彥遠和霄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荅曰此出字說霄字云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鄉中前輩胡浚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目視者直吾力學三十年今乃能進此地近時此學既廢予平生惟見王瞻叔參政篤好不衰每相見必談字說至暮不雜他語雖病亦擁被指畫誦說不少輟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 老學庵筆記

字音

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婼勑畧呼爲勑咎有小吏曰其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爲婼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勑畧反公大慚號小吏一字師攈言

廟諱同音署著字祥恕反樹字殊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爲一字也北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著字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署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字學亦不以爲言何也

白樂天詩云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

州司馬三見歳重陽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自翰苑謫鄜州行軍司馬有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為屏又云官為軍司馬身是謫仙人盖此音司字作入聲讀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為歌謂勞為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為萋謂經為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放此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為

玄謂玄爲絃謂犬爲遣謂遣爲犬犬之類亦是不少
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爲誰盖
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傳語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
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二月
香風送管絃晁以道詩亦云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
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誰

復覆伏三字音義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于左　復有
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
之復毛詩復古復境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
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爲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

富切者又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亳詩復會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復同音者覆之復也易乾象賛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　覆亦有三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蓋之覆也字書訓以盖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爲三覆以待之是也　伏亦三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亦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鷄不能伏鵠卵及後漢

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年帝初中丞相府中家雌鷄伏子類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辯焉 癸辛雜識新集

書迹

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迹 續博物志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迹傳世惟玄肅二人未見而五子書各不同蓋善父書者 續博物志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於秘閣世傳為閣帖是也

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麁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警嘆服再拜而去墨莊漫錄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體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畫成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眞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之士也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墨臘之費燎斵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怪亦不可識三卽

羅漢之巖也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得所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遂再鋟諸木刻巖之堂今聞亦有不存者余嘗見碑本字勢夭矯灑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脉絡皆通信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游宦紀聞

禹碑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峰下按嶽山圖禹碑在岣嶁山詢樵者謂採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眞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爲苔蘚封剝讀之得古篆五十

餘外癸酉二字俱難識韓昌黎所讀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果為奇特字高闊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曆碎而模之字每摹二雖墨濃淡不勻體畫却不甚模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幷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為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之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游宦紀聞

古銘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曆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刬室廬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字為銘蓋先生之詞也其銘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之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息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於

高原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盖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倶宣室志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兵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爲銘封人得之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辯其義焉咸不能究度

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之命縱狂兵爲反謀頼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緑緑者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踰其榮也鷄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爲巳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直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巳酉日當尅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辯者也嘆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因赦

其日果巳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辯擢爲裨將
大和中王璠廉問丹陽因溝其城旣鑿深數尺得一石
銘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工人得之具以事
告白而獻於璠詳其義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辯之皆
無能析其理者數日有一叟詣璠之吏密謂曰吾聞王
公得石銘今有辯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義爲何如君
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
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先公曰崟崟生礎以文而觀是
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遐休是玉有
瑕即休休者絕之兆推是而辯其絕緒乎吏謝之叟言

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太和中有擲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
中松徑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
有裀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
忽見一金合於地光即啟之其金下有泉周不盡尺其
水清澈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巳醉甚遂偃於
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
於神祠曰武之在卯尭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扆深
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
焰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兎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

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義人誰以辯其東平子光閱而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己卯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扆者言其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

謂歲在丁未也熠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盖元年也東方有兎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兎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奥而獨吾能辯之東平吾之邑也盖又信矣如是而辯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俱宣室志

石刻字

予爲福州寧德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荊棘

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卽令從者薙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六字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欄楯護之云 老學庵筆記

謬陋

集賢韓杲名爻之子雖教有方而性頗暗劣及爲校理史傳中見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悞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 玉泉子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

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能没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東坡志林

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管以致乘船至廣東廣州被圍凡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次客有嘆曰此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北近臣

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盖漢人作歐字音驅而近臣不識誤讀爲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獵侍郎杕杜宰相信有之矣俱東軒筆錄

李布爲河東太守帝曰河東吾股肱郡也即今之河中府以言密隣王室肱股相須今人守太原謝上表皆引股肱踈矣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淅者好與舉子同遊學文談不悉是非然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息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

睡直是怕那溘然 畫漫錄

符建間有杭州學教授出易題誤寫坤爲釜作金字一學生知其非徉爲未喻懷經上請教授因立義以酬之生徐曰先生所讀恐是建本據此監本乃是釜字教授大慙嗚鼓自罰無名子作十七字詩云教授太昏沉將釜却爲金萬福你說易龔深龔源字深之縉雲人嘗著易書尚王稱之後學之所宗也然教授者不久遂歷清要官至八座近方徂謝不欲顯其姓名於此 泊宅編

說類卷之二十終

說類卷之二十一

文事部七

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東坡志林

筆

王獻之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毫世傳蒙恬制非也崔豹曰蒙恬以恬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兎也 續博物志

張子訓甞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兎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兎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懶真子

墨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隃麋墨大小二枚蕭子梁荅王僧虔書曰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又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一螺不知隃麋石

墨果何物爲之近世貴松烟取烟之遠者爲妙故江南李氏時有墨務官李廷珪等墨見存東坡時歐陽季默以油烟墨二遺坡謝以詩有云書窓拾輕煤拂帳掃餘馥辛勤破子夜收此一寸玉盖是掃燈煙爲之邇來墨工以水槽盛水中列麄椀然以桐油上復覆以一椀專人掃煤和以牛膠㨾成之其法甚快便謂之油烟或許其大堅少以松節或漆油取煤尤佳 雲麓漫抄

書大字用松烟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乙宫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黄明水膠半兩許用水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

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漆作再添膠水候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游宦紀聞

硯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為貴耶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樣喜其受墨瀋多也每曰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墨惟可作枕耳　老學庵筆記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

日可得一擔水纔直三文錢買此物何用竟不受夢溪筆談

去字法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甞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沒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鈆黃盖用之有素矣夢溪筆談

說類卷之二十一終

說類卷之二十二

武功部

謀臣决戰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爲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亦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深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决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敵江南

西蜀獨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爾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敵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路中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畧似邳形皆一代雄傑也 東坡志林

大將起微

狄武襄公靑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樞府既貴時相或請去其靣文者但笑不荅仁廟亦宣諭之對曰非不能姑欲留以爲天下士卒之勸上由此益愛之 泊宅編

招軍格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唐募軍有翹門負石之格取其關持其末五舉爲合格畫墁錄

兵謀

慶曆中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取關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帥定州虜客遣人來覘候吏得之偏裨皆請斬之以狥衆武恭特不問明日出獵近郊號三十萬親執桴鼓示衆下令曰具糧糗視大將軍旗所向即馳敢後者斬覘者歸寄以告虜疑漢兵將深入無不懼仁宗亟遣使問計對曰咸平景德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

能分扼要害故虜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爲方畧緩急不相援多至于敗今願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功則無不濟仁宗以爲然 石林燕語

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唯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慶曆中有戎人謂元昊麟州無井若圍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即以兵圍之數日不解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曰彼圍不解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使賊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

之元昊望見邊語獻策戎人曰爾言無井今乃有泥以護草積何也卽斬戍而解去此時雖幸脫然終以無水爲憂熙寧中呂公弼帥河東令勾當公事鄧子喬往視其地子喬曰古有拔軸法謂掘去抽沙而實以炭末堆土卽其上可以築城城亦不復崩矣願用是法包展沙泉使在城內則此州可守也呂從之於是大興版築而包泉入城至今城堅不陷而新秦可守矣 東軒筆錄

勝算

曹南院知鎭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

憂之言於瑀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瑀不荅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瑀利牛羊而師不整邀襲之瑀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忻然嚴軍歇良久瑀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節制

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于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客諭親將選精銳具餱糧潛爲策應之俑未幾飛軍還卽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爲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杖將大懼祈哀吐實謂此非某所自爲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又紹興和議初成金人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㒞銜命道京襄宛洛抵謁鞏原道過南鄧岳飛止之

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儀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囂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唉曰固謂君勿行正慮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自以兵送君行數里兩將提書至蓋㒟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㒟極辨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㒟身爲宗室不應交結節帥因指爲飛黨遂罷宗司與祠云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之日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飛聞

知日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又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為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盎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對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為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癸辛雜識

號令

宋守約為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于前者皆重笞之人多不堪故言守約惡聞

蟬聲神京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為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為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或可使人上以為然　石林燕語

戰具

鼎澧群盜如鍾相揚么戰船有車船有槳船有海鰍頭軍器有拏子有魚叉有木老鴉拏子魚叉以竹竿為柄長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程昌寓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子等遂屢捷木老鴉一名不籍木取堅重木為之

長纔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為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灌置毒藥石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烟霧賊兵不能開目欲効官軍為之則賊地無窑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船亦倣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平賊至完顏亮入寇車船猶在頗有功云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淨埽妖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老學庵筆記

戰棚

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杭於女墻之上大體類敵

樓可以離合設之須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起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爲樓以拒之使壯士交槊鬬於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臣有議以謂旣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省恐講之未熟也　夢溪筆譚

防守

眞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旣入塞河北居民驚犇渡河欲避于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得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爲舟人悉斬于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復擇民之少壯

者分畫地分各使執旗幟鳴金鼓于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晏然石林燕語

討逆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蹣跚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靶在長沙利析秋毫設廳前豢豕成群糞穢狼籍肥腯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

簡倡亂殺九禺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禺再平蜀難 鶴林玉露

義勇

慶曆末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白公曰堅城深地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兇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在此行耳遂至城下浮渡濠吽呼守城者乘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爲陳朝廷恩信能束身爲公請於朝亦不

失富貴若守遂天子遣一將提兵不日城下血膏地肉飽犬悔無及矣辭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聽遂前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爲之作傳 澠水燕

探諜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老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無汚他人手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行童莫敢前且令

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僧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謾不省知之乃言曰我尤宜撫也今日尚何言即命大鍋煮粥啗兵入令兵人持招安牓而令行童以吳語誦牓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諜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遂昌雜錄

背嵬軍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爲將人自爲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另爲之籍每旗頭押隊闕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衆者爲之將副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内取之别置親隨軍謂之背嵬悉於四等人内角其優者補之一入背嵬諸軍統制而下與之亢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嵬軍無有不破者見范叅政致能說燕北人呼酒瓶爲嵬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范嘗使燕見道中人有負罍者則指云此背嵬也故韓兵用以名軍嵬即罍北人語訛故云韓軍誤用字耳　雲麓漫抄

金兵來此等安在

宮人騎射

政和五年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人馳射挽强精銳畢事賜坐宮人列於殿下鳴鼓擊折躍馬飛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挽强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見從游宣和殿記 清波雜志

城京師議

元昊未順契丹要求無厭范文正公以爲憂乞城京城以備狄衆惑其說惟呂許公以爲非曰雖有契丹之虞

設備當在河北柰何邊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擾矣乃議建北都因修其城池增置守備識者韙之 龍川別志

養兵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兵調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

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録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韣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釜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

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强果聞寒雨中僵死壞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瘞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何向覩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温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爲與前言相戾也 鶴林玉露

從兵汰兵

太宗北伐高瓊爲樓船戰棹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趨雄

州元昊初臣龐頴公自延州入爲樞密副使首言關中苦餽餉請徙沿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爲虜初服情僞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爲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論紛然以爲必至生變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請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萬人　石林燕語

不輕用兵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不可討者耶當時議者欲罷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事亦未易

辨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
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
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
懷況欲斃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
東坡志林

戒談兵

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世多
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黿未幾死而
還魂云爲黿訴於陰府力自辨黿數敗埽以其職殺之
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爲眞人余始不信後

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寵猶能訴而況人乎兵興以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謂有將畧且相謂必敢於殺人余盖聞而懼也兵事雖以嚴勝而孫武子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先四者盖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毎託此以爲說亦未之思也 避暑錄

敗績

房次律爲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過罷黜盖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於死世多哀之此固不

幸然吾謂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陳濤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青無戰塵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乎用兵成敗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强爲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與故殺之無異也次律之志豈不欲勝而强非其長則此四萬人之死其誰當之乎顧一跌猶未足償陸機河橋之役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死者亦多矣訟其寃者孰不切齒孟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自信而敢遽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如積澗水爲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吾老出入兵間未嘗秋毫敢

言嘗試之意蓋嘗謂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皆可爲書生輕言兵者之戒不謂當時是非當否也 避暑錄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挾區區之辯以待熱洛河疎矣 東坡志林

康定辛巳歲韓琦爲陜西經略安撫使尹洙爲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大帥意不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於巳杜衍方副樞深以入攻爲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

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論識者非之韓尹旣遂請即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專定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爲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爲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又羸形誘之時委老弱牛畜

令官軍俘獲衆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白而去者遠奔逐北惟恐後時任福奔走竟至好水川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出不可勝數烟塵坌合前後相失官軍圍塞其中無復行陣流矢如雨殺聲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王珪桑懌者皆驍勇可備指縱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監丞耿傳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傳從福督戰深為衆所歸咎然傳亦死於陣洙乃作憫忠辨誣二文以排衆說後洙以他罪被鞫言事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人衆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亦自以宅罪譴焉 孺林公議

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開判湖閫遂與孟珙合韃兵夾攻蔡獲亡金完顏守緒殘骸以歸乃作露布以誇耀一時且繪八陵圖以獻朝廷遂議遣使脩奉八陵時鄭忠定丞相當國於是有乘時撫定中原之意會趙葵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數公惑於降人谷用安之說謂非扼險無以為國於是守河據關之議起矣乃命武仲開閫於光黃之間以張聲勢而子才合淮西之兵萬餘人赴汴六月十二日離合肥十八日渡壽州二十二日抵蒙城縣縣有二城相連背渦為固城中空無所有僅存傷殘之民數十而已沿途茂草長林白骨相望蝱蠅

撲面杳無人跡二十三日至城父縣縣中有未燒者十
餘家官舍兩三處城池頗高深昔號小東京云二十四
日入亳州總領七人出降城雖土築尚堅單州出戍軍
六百餘人在內皆出降市井殘毀有賣餅者云戍兵暴
橫亳人怨之前日降韃今日降宋皆此軍也遂以爲導
過衛眞縣城邑縣太康縣皆殘毀無居人七月二日抵
東京二十里劉寨猶有居人遺跡及桑棗園初五日整
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
用吉等結約至是殺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見兵
六七百人荊棘遺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餘家故宮

及相國寺佛閣不動而已黃河南舊有寸金堤近爲北兵所決河水淫溢自壽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頸處行役艮苦幸前無敵兵所以能盡進至此子才遂駐汴以俟糧夫之進而潁川路鈐樊辛路分王安亦以偏師下鄭州二十日趙文仲以淮東之師五萬由泗宿至汴與子才之軍會焉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取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文仲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提新招義士三千樊辛提武安軍四千李先提雄關軍二千文仲亦以胡顯提雄關軍四千通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徐敏子

爲監軍先令西上且令楊義以盧州强勇等軍一萬五千人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則諭之以陸續起發於是敏子以二十一日啓行且令諸軍以五日糧爲七日食蓋懼餉饋或稽故也至中年縣遂遣其客戴應龍回汴取糧且與諸將議遣勇士諭洛獨胡顯議不合敏子因令顯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險二十六日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廸以二百人潛赴洛陽至夜踰城大噪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之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誘我矣逮曉始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軍食已盡乃採蒿和麪作

餅而食之是曉有潰軍失道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爲北軍大陣衝散今北軍已據北牢矣盖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山椒有立黃紅幟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卒無備遂致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饑甚遂殺馬而食敫子與軍議進止久之無他策勢須回師乃遂遣步軍兩項往刼東西寨自提大軍濟洛水而陣北軍衝突堅勿動初二日黎明北軍以團牌擁進接戰我軍分而爲三併殺四百餘人奪團牌三百餘至午不解而軍

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議突圍而東會范用吉歸順人
楚玠者獻策曰若投東則正値北軍大隊無噍類矣若
轉南登封山由均許走蔡息則或可脫虎口耳事勢既
急遂從之北軍既知我遁縱兵尾擊死傷者十八九敏
子中流矢傷右胯幾殆所乘馬死焉徒步間行道收潰
散得三百餘人結陣而南經生界團結砦柵轉鬬而前
凡食桑葉者兩日食梨棗者七日乃抵浮光樊顯張迪
死焉敏子前所遣客戴應龍自汴趣糧赴洛至半道逢
楊義軍潰卒知洛東喪衂之耗遂馳還汴白南仲子才
二公相謂曰事勢如此我輩自往可也師參劉子澄則

以爲無益抵暮下令促裝二十五日昧爽起發衆皆以爲援洛而前旌已出東門始知爲班師焉是役也乘亡金喪亂之餘中原俶擾之際乘機而進直抵舊京氣勢翕若未爲全失所失在於主帥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師無援糧道不繼以致敗亡此始天意後世以成敗論功名遂以貪功冒進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論也此事得之當時隨軍事幕府日紀頗爲詳確近于忠信嘗編三京本末與此互有同異焉 癸辛雜識

掩敗

襄樊之圍食子爨骸權奸方怙權妬賢沉溺酒色論功

周召粉飾太平楊僉判有一剪梅詞云襄樊四載弄干戈不見漁歌不見樵歌試問如今事若何金也消磨穀也消磨柘枝不用舞婆娑醜也能多惡也能多朱門日日買朱娥軍事如何民事如何　隨隱漫錄

懦卒

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太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逼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蠻一廻顧却走如堵墻崩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

喆以嘉靖用俟事

怯懦如此又王蜀先王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自倍其勇也北夢瑣言

說類卷之二十二終